

TIME
LIFE

HISTORY OF THE WORLD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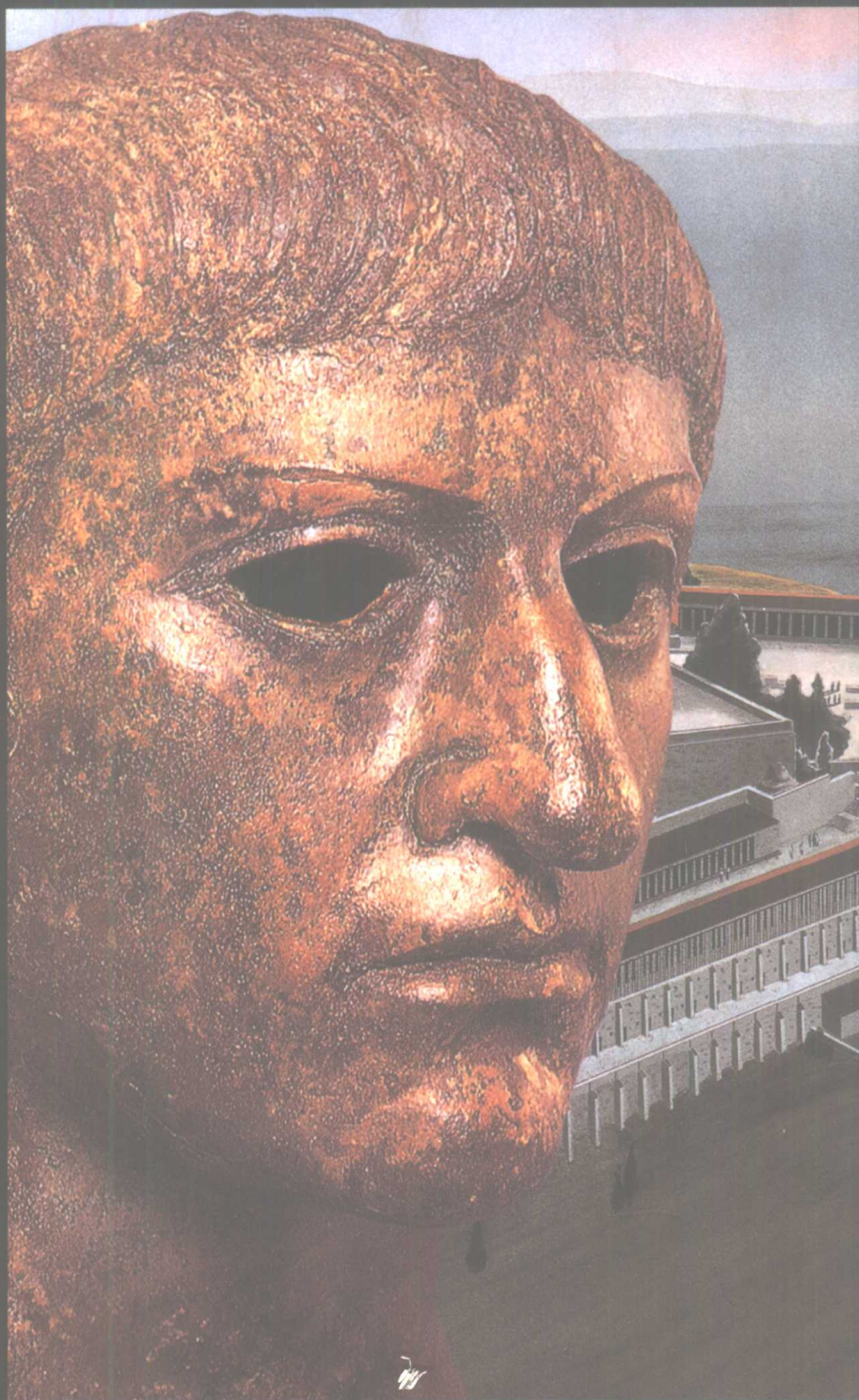
授权出版

人类文明史图鉴

崛起的帝国

公元前 400 年 — 公元 200 年

亚历山大大帝远征 / 罗马帝国的辉煌 / 东方霸业 / 昌盛的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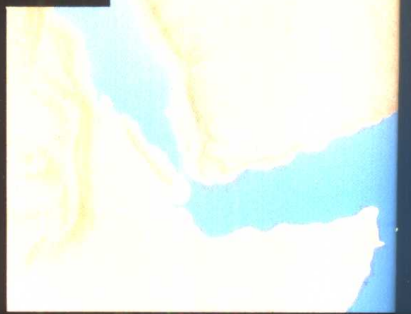


人类文明史图鉴

崛起的帝国



希腊和罗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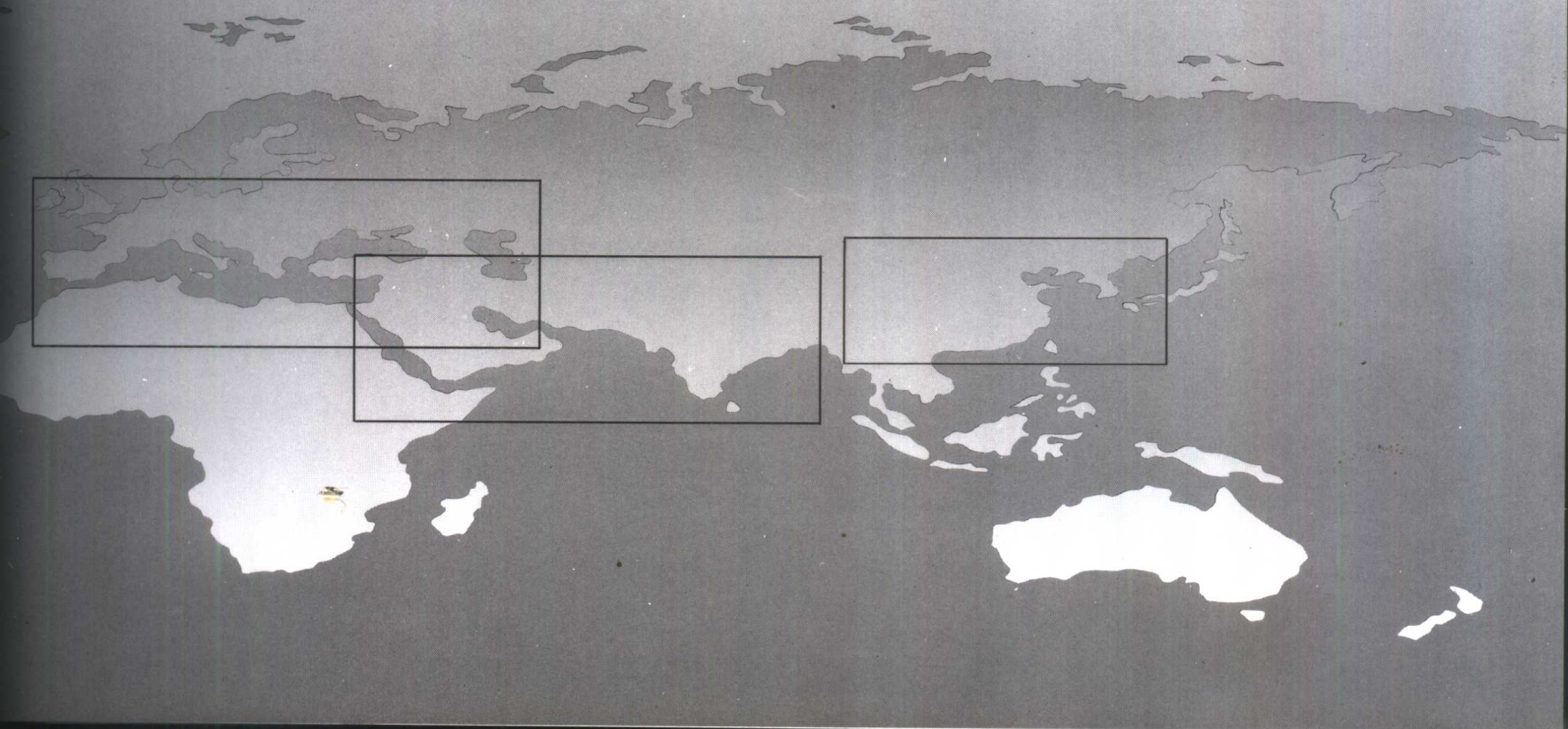


公元前 400 年—公元 200 年



中国

帕提亚(安息)和印度



人类文明史图鉴

崛起的帝国

公元前 400 年 公元 200 年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美术出版社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欧洲部执行编辑：艾伦·菲利普
策划部主任：埃德·斯凯纳尔
编辑资料主任：萨曼塔·希尔
副主编：伊尔斯·格雷

时代生活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主任：亨利·伍德海德
丛书管理：菲利普·布朗特·乔治

《崛起的帝国》编务：

策划：汤姆·霍埃斯特
副编辑：吉姆·希克斯(正文)；
马里昂·F·希里格斯(图片)
撰稿：斯蒂芬·G·希斯洛普
希里安·波汗卡
研究人员：卡林·肯尼(正文)；
简·A·马丁
保拉·约克—索德兰(图片)
助理策划：伊丽莎·巴尔迪温
巴巴拉·麦克伦纳安
拷贝统筹：薇薇安·诺贝尔
杰利·斯捷恩
图片统筹：雷内·德伞迪斯
编辑助理：洛娜·塔弗尼斯
帕特里西亚·D·怀特弗特

欧洲版：

审稿：戴安娜·希尔
编辑制作主任：莫林·凯丽
制作助理：德博拉·富勒姆
编辑部：特里萨·约翰
黛布拉·利奥特

本卷顾问

中国：

杰克·杜尔，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华盛顿州西雅图市

希腊罗马：

约西亚·奥贝尔，蒙大拿大学历史系教授，蒙大拿波泽曼

玛丽·D·波特莱特，杜克大学古典研究系副教授，北卡罗莱纳州达拉姆市

马克斯·昆泽，柏林国家博物馆古典收藏部主任，德国柏林市

印度：

维马拉·柏格利，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副研究员，爱荷华州爱荷华市

军事史：

小约翰·弗兰西斯·圭尔马丁，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俄亥俄哥伦比亚

特约撰稿人：

罗纳德·H·贝利，沙姆帕·克拉克，
乔治·C·丹尼尔斯，唐纳·达列·
杰克逊，希里安·麦克金，大卫·
S·汤普森，伯瑞斯·沃尔克(文
献)；玛丽亚娜·泰特·杜尔班，安
—路易斯·G·盖茨，希里安·米勒，
巴巴拉·莫瓦尔，罗比·D·斯戴尔
(研究)

联系人：

伊利萨伯斯·克莱默—森弗(波恩)
玛利亚·文桑扎·阿卢瓦斯(巴黎)
安·那坦逊(罗马)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莫克·贡迪卡斯(雅典)；菲利普·昆
宁汉，吉米·A·弗洛尔克鲁茨，张
简(北京)；迪安·费舍尔(开罗)；卡
罗林那·阿尔考克，克里斯蒂·辛则，
卡罗林那·卢卡斯，琳达·波鲁德
(伦敦)；阿尔蒂·阿卢瓦利亚(新德
里)；伊丽莎白·布朗，克里斯蒂纳·
利伯曼(纽约)；约瑟费因·杜·希鲁
斯勒(巴黎)；安·维丝(罗马)；迪克·
伯利(东京)；特劳迪尔·雷森(维也
纳)

中文译者：

张乃和 史海波

责任编辑：

李书源

目录

1 亚历山大大帝远征 9

短论:最高权力的象征 37

2 罗马帝国的辉煌 45

短论:高超的建筑师 89

3 东方霸业 101

短论:奢华的时代 127

4 昌盛的中国 139

大事年表 166

索引 168

参考文献 172



亚历山大大帝远征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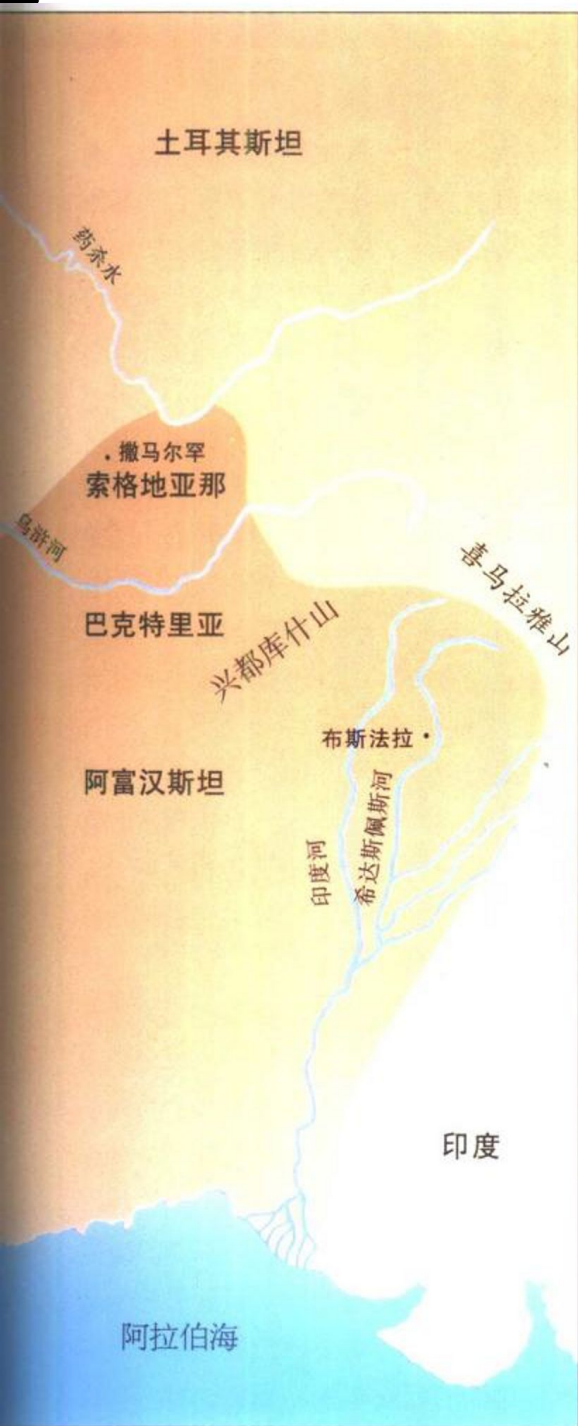
公元前 321 年整个炎热的夏季里，一队队光彩耀人的队列像庞大的金毛虫一样蠕蠕而行，缓缓地从巴比伦向西而去。沿途每座城市，内地每个村庄，人们蜂涌而至，投以敬畏的目光，表达他们由衷的敬意。人们从未见过这样富丽堂皇的阵容：金色马车上载着饰有花环的圆柱和镶有珠宝的拱顶，这是车轮上的小希腊神庙；64 匹昂首阔步的骡子，每排 4 匹，排成优雅的队列，项圈上饰有珠宝，行进中金铃在缰绳上摇曳。这些来自波斯和马其顿的兵团正在庄严肃穆中前行。在神庙圆柱之下，金制棺材被罩以紫幕，散发着香料的芬芳。亚历山大大帝，这位埃及和亚洲的征服者，半个已知世界的英雄和最高统治者，因患热病不治身亡，年仅 33 岁。现在他的尸体正被运回家乡安葬。

但是，何处是家乡？亚历山大生于马其顿，这是一个位于爱琴海西北部的落后的希腊国家。然而，自从他进行一场大获全胜的征服战争以来，已经十余年没有回家乡了。在这期间，他建立了数十座城市，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其中的 16 座。在征服了波斯和阿富汗斯坦之后，他在两地各娶了一位妻子。埃及把他当成神崇拜。他受到的是希腊教育，但他把雅典视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尽管它不幸地在其它方面衰落了。他的帝国最后定都于巴比伦，在那里，他的尸体陈放了 24 个月以准备灵车。何处最适合这位生活在哪里，哪里就是帝国荣耀中心的伟大人物？与同时代的其他人不同，亚历山大是一位世界公民。

在哪里安放尸体这一实际问题，由亚历山大的一位将军做出了决定。亚历山大儿时的朋友托勒密在埃及任总督，他派一支军队来到叙利亚，在那里等待着队列的到来，并准备致以由衷的敬意。队列向马其顿前进，但是托勒密掌握了控制权并使这辆耀眼的马车和金色的棺材驶向埃及。

一座灿烂辉煌的坟墓不久在亚历山大里亚建成，亚历山大里亚这座宏伟的城市正是由这位皇帝在尼罗河三角洲建立的。在那里，他的尸体将保存数个世纪，由神甫陪伴，并受朝圣者崇拜。朱利叶·凯撒在公元前 48 年曾来朝拜；凯撒的后继者奥古斯都皇帝像其他许多罗马人一样，戴着刻有亚历山大头像的指环。早期基督徒们根据这位征服者的形像描绘耶稣，他不留胡须，飘垂着金发。数世纪以后，穆斯林使之成为圣徒。“活着充满勇气，死后留下永恒的美誉，这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亚历山大曾经这样说过。





在仅仅 11 年的征战中，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大帝国。它扩展到三块大陆，从亚历山大的家乡欧洲的马其顿到北非，并横跨西亚直至印度。这位年轻的帝王在格拉尼卡斯、伊萨斯和高伽米拉等主要战役（双剑交叉处）中打败了波斯军队，并把古老的波斯帝国置于其统治之下。亚历山大受到他的父亲菲利普二世这一好战榜样的激励。菲利普二世的财宝包括一顶华丽的金橡叶花冠（左下图）。

亚历山大时代所有的战士们都会理解这种对光荣与冒险的渴望，如同《荷马史诗》的主题一样，这种渴望也是公元前 4 世纪思想意识领域的基本内容

但是亚历山大的思想远远超越了他那个时代，尤其是超出了他的希腊同胞。在此之前，爱琴海世界主要强调对部落首领或封建主、城市的效忠。庞大的波斯帝国的统治者成功地赢得了远近各族人民的效忠。但是，希腊人在他们的诸多胜利战役中，在获得被征服者的效忠方面，几乎没什么作为。即使是著名的哲人亚里士多德——他曾经是亚历山大儿时的导师——也倾向于把那些非希腊人轻蔑地看成较低级的种族。

年轻的亚历山大在他年仅 20 岁登上马其顿宝座时，明确地认识到这种观念的愚腐无用。他的父亲菲利普二世是一位强大而又狡诈的国王，曾经极力联合性情乖张的希腊人。这位儿子牢牢地把握了这一理想。他努力把帝国内各民族融合为单一实体，同时又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宗教文化习惯。屠杀、掠夺、奴役，这些在古代世界中残忍又习以为常的东西，对亚历山大没有吸引力。尽管他是一位令人生畏的统帅，但是理性、信任和目标共享是其主要统治手段。确实，他的庞大帝国并不比他存在的时间长：它分裂为几十个小国家。可是这位帝王带给所征服之地的希腊语言和文化作为统一的遗物依然存在，并在诸多四分五裂、相互竞争的国家中同样产生着影响。亚历山大的这种遗产将存在数世纪之久。

不仅如此，在后来的数世纪中，亚历山大的帝国模式得以重现。产生于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根植于征服，却靠和平与启蒙发展起来的“统一世界”的帝国理想，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席卷过印度，并在风沙迷漫的伊朗高原上的帕提亚（安息）人中间找到了知音；完全巧合的是，与此同时，同样相似的理想也在遥远的中国积蓄力量，使中国成为一个高度发展的控制着 6000 万人口的大帝国。

这些横跨欧亚大陆，从西欧至远东的庞大的政治文化实体的兴起，具有世界性意义。其意义远大于他们孤立存在的状况或他们所代表的政府机构的进步。通过贸易、外交和战争，新兴的帝国彼此走出来并发现了对方。东西方及其中间地带的古代文明首次开始获悉他们占领着怎样一个庞大而又多样的世界，并通过观念和商品的交流开始建立联系。

大约亚历山大出生前 50 年，爱琴海周围的国家陷入公元前 4 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的混乱状态。那场冲突中希腊人打希腊人，城市受灾，政府倒台，经济生活也一度紊乱。当这场战争于公元前 404 年最终结束时，胜利者——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是斯巴达。曾经主导希腊的城市盟主雅典被迫屈服——城墙被毁，殖民地被瓜分，曾经强大的海军在海底腐烂。但是，斯巴达的霸权简单而粗暴，它由一个狭隘、专横的军事寡头阶层统治，斯巴达以极其苛刻的手腕行使权力。它入侵邻近的城邦伊利斯，并事实上把它摧毁了。它几乎兼并了雅典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并在那里驻扎自己的军队，扶植傀儡寡头。它还进行了一场后来被

证明是轻率的远征，试图从波斯统治下解放希腊的爱奥尼亚城邦。

随着斯巴达力量在小亚细亚的削弱，斯巴达邻近的一些城邦开始联合起来准备打仗。科林斯、底比斯、阿戈斯、雅典——虽然它们单个力量并不强，但是作为一个集团它们强大到足以对抗斯巴达。公元前 395 年，科林斯战争爆发，并持续了近 10 年。在这一过程中，雅典作为强国再次崛起。到公元前 380 年，雅典的城墙得以重建，其海军也得到振兴。新的雅典同盟按照更加平等的条件进行组织。这个同盟像一个邦联而不是一个附庸国集合体。

另一个影响力增强的城邦是底比斯。底比斯人重建了军队，从而挣脱了斯巴达的枷锁。这支军队的新生力量部分源自一支精锐的步兵团“圣团”，它由 150 对出身高贵的青年人组成，他们歃血为盟，并被训练为敢死队员。底比斯人还发明了一种新的战斗队形，它的方阵因其分队受到许多额外士兵的补充而加宽，力量也因此得到加强。他们还采用了新战术：以斜角冲击，而不是正面相撞，因此得到加强的分队像破城锤一样砸向敌阵。在公元前 371 年，斯巴达向底比斯发动全面进攻时，底比斯的新技术得以发挥，斯巴达很快被击溃。

此后十年内，底比斯的力量迅速增长。原来把底比斯视为自由的捍卫者，但现在其他希腊城邦开始警觉起来。联盟破裂了，盟友转变了立场，新的战争席卷了希腊。雅典在几处战役中受阻，它的联盟开始四分五裂。在公元前 362 年，底比斯人再次击败斯巴达，但不久又回到了他们的麦田和牧场，签署了新的和平条约。但是什么问题也未解决，双方不再敌对，不过是都精疲力竭了。

这几十年间人们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一种基本的转变是人们的价值观和理解力的改变。在雅典——它总是居于思想意识的前沿——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就已有了变化的先兆。这座城市在战争中遭受了令人恐怖的灾难，并眼见着一代最英勇的人们战死沙场。很早以来，最高荣誉都归于为本城市的利益而牺牲生命、献出财富的人。但是现在为公共服务的荣耀已日益让位于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在一些情况下这是不可避免的。士兵们从战场上回来发现他们的田地荒芜，无法耕种，只好继续当兵以养家糊口。如果他们自己的城市暂时处于和平时期，他们就会成为其他国家军队中的雇佣军。在过去，每个公民负责他本人所在的城市的防卫，而现在这项任务通常交给这些领饷的职业军人。而且，对古老的多才多艺、精于贸易或农耕、打仗、政治、体育及艺术等理想的羡慕，也开始让位于对优秀专业才能的称颂。职业运动员按奥林匹克运动项目竞技，职业音乐家在戏剧节日表演，而此前这些都是业余进行的，只是用来表示对艺术的喜爱。

这些变化加剧了富人与小土地所有者、自由农之间的紧张状态。这些人曾经是雅典社会的核心，随着他们之间的经济分化的扩大，他们变得相互提防起来。公民道德堕落了，诉讼案件上升，行贿受贿、敲诈勒索也增加了。

然而，恰恰在古老的价值观削弱时，新型知识生活的基础也在奠定。在艺术

中出现了令人激动的新灵感。理想化的神祇和英雄形象让位于现实的凡人角色。一些早期的戏剧家的创作显示了这一趋向，他们的作品日益受欢迎：幼里披底斯探索人的心灵，阿里斯托芬准确地描绘同代人的形像。同样的自然主义风格流行于绘画和雕塑中。一些艺术家，如普拉克西特和斯科帕斯等人，对个体人物的性格及转瞬即逝的感情细微差异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现实主义就是一切。希腊新型艺术家、剧作家希罗达斯在谈到一幅绘画时写道：“看那赤条条的身子：如果我去抓他，难道不会留下痕迹吗？因为他身上的肌肉在画板上随着生命而颤动。”

年轻的史学艺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直接性，这一点在色诺芬的作品中得到体现，成为早期新闻写作的典范。色诺芬是一位雅典人，在公元前 401 年参加希腊雇佣军，投入波斯内战。在紧凑的细节中，色诺芬记载了一万希腊人的冒险、英勇的战斗、战斗中的退却及希腊人逃亡海上的经过。

诡辩论哲学家普洛塔格拉斯在公元前 5 世纪晚期写道：“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就全部人类而言。对公元前 4 世纪的希腊人来说，主要问题是个体的人的本质，而且这种关注个人的潮流受到雅典许多著名哲人思想的巨大推动，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公元前 309 年，苏格拉底这位哲学家、雅典式民主制的激烈批评者，被控腐蚀该城青年人的思想，这件事似乎窒息了言论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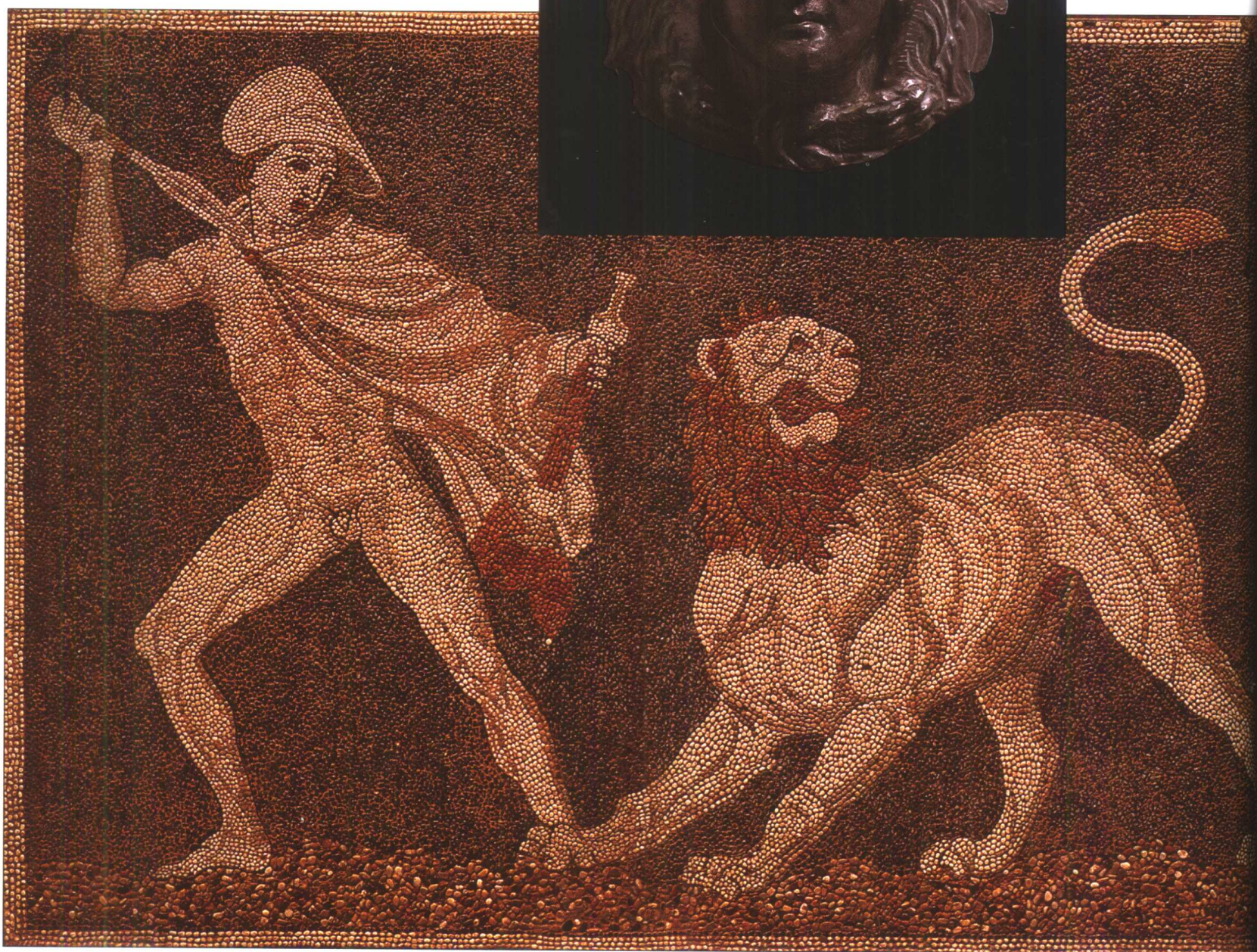
这一指控也许是可以理解的。经过一段暴政压迫时期——其中最坏的暴君曾经是苏格拉底的学生——雅典的民主制度刚刚恢复。在法庭上，这位哲人对那些指控进行嘲弄，而不是进行申辩。他宣称，“我是一个牛虻，是上帝赐于这个国家的。”他的朋友为了他的安全，策划了一项计谋，如果他照此行事，只能被判处流放。但苏格拉底拒绝了，在流放与喝下致命毒药二者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没有比殉道式的牺牲更能使一个人的理想为人接受的了，苏格拉底的教诲无论如何都将永恒。他认为一切先验的思想与准则都应抛弃，美德即是真理，周围的一切都应无情地质问。他遵循的信条是“一种未经检验的生活，不值得去过”。他认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不是社会的那些标准，而是每个人的良心所立的原则。这种观点具有革命性。事实上，在辛诺普的戴奥真尼斯的率领下，苏格拉底的门徒们摒弃了城邦的概念，宣布效忠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更广阔的世界。为了从社会束缚中获得解放，他们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他们相信，幸福只能在回归原始的自给自足、不受义务或财产约束中寻找。据说戴奥真尼斯为此抛弃了住房和家庭，住在一只大桶中。其他希腊人认为他们生活并不快乐，并称戴奥真尼斯及其门徒“像狗一样生活”，因此他们成为犬儒学派，源自希腊词“狗”。

另一个门徒昔兰尼的阿里斯蒂帕斯也摒弃国家，但观点相反。他坚信幸福不在于剥夺，而在于满足，形成快乐学派——追求快乐。但最初至少它不是指完全屈从于感官欲望，分辨力是重要的，真正的快乐主义者学会控制欲望。

在苏格拉底的学生中，最有名的是柏拉图。他是一位雅典人。他的卷帙浩繁

在西顿国王的猎场打猎时，亚历山大(左，下)被一头狮子紧逼，忠诚的克拉特拉斯将他救出。这部镶嵌工艺品来自马其顿的佩拉城。在杀死狮子时，亚历山大试图把自己比成神话英雄赫拉克利斯。他曾宣称他与赫拉克利斯有血缘关系。有时他扮成赫拉克利斯，头顶狮皮(插图上)。



的著述成为最深刻的哲学文献的永恒部分。年轻时柏拉图在政治上很活跃，但是他的导师之死使他大为震动，于是他脱离了公共生活，开始反思、写作和国外旅行。公元前 387 年他返回雅典时，建立了一所学校，称“学院”。在那里，他运用苏格拉底不断质询的方法，打开并扩大了新一代富有的希腊青年的视野。

柏拉图的教导是可怕的。他超出了苏格拉底的教诲，冒险进入神秘的抽象王国。他认为在判断真理时，外表是靠不住的，感觉也是无用的。在桌子、房屋、马匹和山顶等日常世界的背后，有一个抽象的形式或观念领域，这才是一切真和美的栖息地，是创造力的源泉，是人类灵魂的最终归宿。被感觉到的世界是近似粗糙的，是圣火的苍白的投影，这团圣火就是思想本身。

雄心勃勃的希腊青年被吸引到柏拉图的学院，以期获得精神的力量和灵感。一些人期待着在国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一些人寻求真理。尽管柏拉图退出了公共生活，但是政治对他仍有吸引力。正如苏格拉底一样，他不信任雅典的民主制度，认为它脆弱无效。可是，民主制度虽不完美，但政府仍然需要，否则一切都将陷于混乱。在《理想国》中，他提出了一种城邦理想——它有权威而又很稳定，仁慈的哲学家作为国王统治着没有阶级差别的公民。

在柏拉图的学生中，有一位来自马其顿的青年人，他是斯塔吉拉的亚里士多德。他来到雅典就读学院时才 17 岁。尽管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有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但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柏拉图充满直觉并富有诗人气质，而亚里士多德则以渊博的科学家的冷静、客观的眼光看世界。亚里士多德的主要兴趣是生物学和医学，但他把所有知识都当成他的领地。他经常记下天气、形而上学、政治学及人类行为的诸多细节，并把它们进行系统的分类。有时亚里士多德对经验主义的热衷到了荒唐地步。例如关于“人”的概念，他定义为“一种用两条后腿行走的热血动物”。当有人提出同样的概念也可用于鸡时，亚里士多德就把它修改为“一种有 5 个指头但没有羽毛的热血动物……”。

亚里士多德与他的老师之间最清晰的区别在于其政治理论。柏拉图以一种理想国的概念开始，接着充实进去行政法律内容；而亚里士多德从收集资料开始，他至少研究了共计 150 个希腊政体，比较他们的法律，并在其间权衡。他比柏拉图更倾向于民主制度，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国家与柏拉图的共和制是相同的。

寻找更好的政府是其他许多同代思想家们关心的问题。主张根本改革的是艾索克拉底，他是著名的修辞学教师，柏拉图思想的竞争者。他宣称爱好争论的希腊国家必须停止争论，并且把他们的利



益联系到一个同盟之内。只有到那时，社会动荡才会减少，稳定才能恢复。国家间联合的思想在饱受战争苦难的希腊人中早已流行，但是没有人像艾索克拉底那样极力主张。他知道，必须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才能带来这样的联合。

尽管艾索克拉底和其他人都努力寻找这样的完人，但是仍未发现。然而，这位领导者正在幕后积蓄力量，他就是马其顿这一多山王国年轻的菲利普二世。他意志坚定、老奸巨滑、无所顾忌、勇气过人，也许其品德并不像艾索克拉底想像的那样高尚，但其强大得足以胜任这项工作。

几乎没有几个希腊人注意过马其顿。这里是那样落后，以致于看起来属于另一个时代——它是粗鲁、吵闹、嗜酒的倔犟农民和有地武士的国家，这些人也许正好与荷马的记载相吻合。其语言是希腊语，但是受蛮族影响甚重，雅典人都难以理解。统治家族宣称是赫拉克利斯的后裔，试图以希腊文化的外表掩盖其粗鲁性质。佩拉的宫廷是引进希腊文化艺术的中心。然而，马其顿仍是一片化外之地，王位继承有赖于刀矛，正如爱斯奇里斯在一些古代悲剧中所描述的一样。

菲利普的登基遵循了这一传统。在 23 岁时，他被任命为年幼侄子的摄政者，因为他当国王的哥哥在一次战斗中死去了。菲利普要么拯救，要么消灭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以保住位子。同时他还打败了两次外国入侵。在这些混战中，年幼的继承人失踪了。公元前 359 年菲利普说服军队，宣布他为国王。

他一掌权便很快恢复了秩序。通过必要时用武，可能时用外交手腕，他把控制权北扩至色雷斯，西至伊比鲁斯，南达色萨利。马其顿缺乏入海通道，菲利普就占领了沿海的雅典殖民地安菲玻利斯，接着诱骗雅典人把皮德那给了他。马其顿国库拮据，他就夺取色雷斯人年产金 1 千泰伦的庞加尤斯山矿场来填充国库。

只要菲利普获得领土，他就在那里建城市，修道路，促农耕，并尽力去赢得新臣民的忠诚。那些反抗者都被武力镇压，然而这位国王更愿意不流血而达目的。他常说，“军事胜利的荣誉，我与我的士兵分享；而外交胜利则功归于我。

菲利普成功真正所依靠的仍然是他那杰出的军队。马其顿的军队由职业军人组成，任何人都不如这位国王更像一名军人。几年前，当马其顿与底比斯订立新的和平条约时，十多岁的菲利普就被送到那里生活，以充当表示忠诚的人质。当时底比斯处在顶盛时期，并夸口拥有希腊最强大的军队。菲利普学习了军队的编制与训练，以及精英“圣团”步兵军团的作用、方阵快速出击的战术。通过把这些经验运用于他自己的军队，他在爱琴海地区建立了训练最为精良的战斗力量。他自己的方阵以宽大的底比斯方式排列，装备了很长的矛，因而具有极强的攻击力，后来其中包括沉重的 4.5 米

亚历山大的威武战马布斯法鲁斯。在这尊雕像中，它的胸带有可怕的美杜莎像。这匹战马带着它的主人安全地经历了数十次战役和战斗。这紧系的马不让其他任何人骑，然而只要亚历山大一出现，它就变得相当温顺，并跪下以使这位国王很容易地跨上马鞍。当这匹马由于年老和受伤死于印度时，亚历山大以它的名义建造一座城市，名叫布斯法拉。